

近現代中國叢書

先賢傳記叢刊

扶顛持危

—陳英士傳—



近現代中國出版印行

扶顛持危

——
陳英士傳

查顯琳著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
謹序

扶顛持危

——陳英士傳

目錄

本刊序言

圖像墨蹟

陳英士（其美）先生遺像。

經商時期之陳英士先生便裝攝影。

陳英士任滬軍都督時着戎裝攝影。

民國二年秋，陳英士先生在吳興家鄉與親屬合影。

陳英士任工商總長時在北京農業試驗場植樹留影。

國民黨華亭部黨員歡迎 總理暨陳英士、戴傳賢兩先生合影。

民國三年七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於日本東京，陳英士先生隨總理與胡漢民、

廖仲愷等同志合影。

陳英士先生被刺殉國之寓所。

各界公祭陳英士先生。

陳英士先生墨蹟。

陳英士先生上總理函。

正文

扶顛持危

——陳英士傳

一

河水似寫意畫的筆法，在這片清幽的大地上，縱橫的流過。船家划着載滿貨物的木船，在晨曦初照，或夕陽西墜之際，搖曳的欸乃聲與人聲，飄浮在清瑩的河面。隨着漸行漸遠的帆檣出沒，霎時間又恢復了平靜。水無憂無慮的流着，已流過無數世紀。人們生活在水邊，一代又一代，冥冥中接受了水的氣質，生活得安和而愜意。

春天來臨，兩岸邊的田疇，數滿了一層新綠。冬眠的大地復蘇了，展翅輕盈而至的鸞鷺，正是驚夢的使者。耕作中的老牛，替主人道盡了殷情。田野的遠方，隱掩在翠竹與桑林之間的，是人家的屋頂。再往遠處矚目，視界却被環峙的青山擋阻住，這就是周圍有二百里的弁山。岡巒起伏，高低不一。其中有著名的白鵲、雲巢、道場等峯。這是個山明水秀、民豐

物阜的魚米之鄉。生長在這裏的人，從大自然中享有一種靈秀。

這個山川明媚的地方，在明朝與清朝屬於浙江省的湖州府。東天目山和西天目山，在兩個不同的方向雄峙，昂首天際的羣峯，危聳不可逼視。太湖居中，浩瀚無涯。大小湖泊羅列，吞吐百瀆，嗑吸三江。無論是山是湖，都襯托得挺拔雄偉，鬱鬱蒼蒼，呈現出磅礴的浩氣。

冬季間一切青綠變成赭黃，更顯得天地拓展開，山峯高插入雲，大地在北風的呼號中，一片蒼茫。山河永遠是那般變幻形色；歲月無痕，永無休止。

滿清光緒三年（丁丑，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公元一八七七年），值歲尾臘月十五日卯時，在府學前枯樹遮蔽下的穀詒堂，誕生了一位中國近代史上的偉人陳其美——英士先生。

二

陳其美的先世遷居在湖州的是以第二十六世祖單名「鎮」字「邦德」者為第一人。在明朝與清代，湖州設府，轄有「歸安」和「烏程」兩縣。民國成立，廢除地方上的「府」制，歸、烏兩縣合併，改稱「吳興縣」。

陳鎮原居歸安縣的東林山，地在府城以南五十里，因稱東林支始祖。傳至第十七世祖名「應恪」字「敬山」，由東林搬家到吳州府城內府學前（街名）定居，住宅的堂名稱「穀詒堂」。

陳其美的遠祖乃是我國上古時代最著名的明君虞舜。虞舜又稱大舜，與唐堯併稱，同是歷史上最早的仁君。

凡是讀過我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堯傳位給舜，舜又授天下給禹。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極著名的「禪讓時代」，使有德的賢人治理天下，祛除個人的私見，實為近世倡導自由、民主的先河。原來在幾千年前，我國早已推行了，比現在的更進步更公誠。

周武王討伐紂王，滅了殷朝。舜的三十二代孫遏父為陶正，武王賴其器用以勝，又懷慕大舜的武功和德政，於是元女太妃下嫁遏父，生滿，封之於陳（封地名），以奉舜祀，是為胡（地名）公（爵名）滿（人名）。周代陳國，與杞、宋兩國，合稱「三恪」。周代的陳國，到了漢代在原地改置淮陽國，隋代改稱陳州，至明、清兩代，升格為府。現在的淮陽縣，就是原陳州府的舊治。

陳其美的曾祖父名泰，字蕙庭，是吳興縣的名儒，著有「靜愛廬詩文集」，採入「湖州

詩錄」。本生曾祖父名豐，字松庭，事蹟詳載「湖州府志」「孝義傳」。祖父名綏，字錦峯。本生祖父名綽，字廣枚。都隱居林泉，沒有作官；爲人篤實，熱心地方公益，得到鄉里的尊敬。

廣枚先生行五，謙和有禮，受到當地人士的愛戴，不論貧富老幼，凡是他遇到的，總是先恭恭敬敬的雙手作揖爲禮。因此湖州城內都知道他是個大好人，稱他是「唱坐五太爺」。五太爺樂於助人，他所經辦有關大眾福利的事，更是盡責到底，一絲不苟。湖州城裏有一座弓背橋，又稱駱駝橋，全用石料砌成。那一條條石塊，既厚實，又堅固，都經過五太爺親自挑選和檢定，若干年來，石橋毫無破損。地方官爲嘉許他的急公好義，曾先後致贈「聖門獨者之流」與「矜式鄉閭」的匾額二方，以旌表廣枚五太爺的義行。

陳其美的父親名延佑，字蒼蒼；在城經商，安分守己，謙和勤儉，極爲地方父老鄰閭所敬重。母親吳氏，是吳興射村的吳文濬公之次女，秉性溫淑，家學淵源，教子有方，深受親族的讚譽。

陳其美，字英士。兄弟三人，他行二。兄名其業，字勤士；弟名其采，字藹士。妻姚氏。子二：祖華，祖蘇。（附家譜如后）

陳豐松庭—陳猷(廣枚)

陳延佑(眷膏)
吳氏
楊氏

陳其業
(勤士)
黃氏

陳祖燦
(果夫)
朱明

陳澤寶
(適沈華祝)
陳澤安
(嗣子)
張智真

陳祖燕
(立夫)
孫祿卿

陳澤安
陳澤寧
陳鞠英
林穎曾
陳澤容
(適徐潤身)

陳祖烈
(衍夫)
陳祖烈

陳祖孝
(順夫)
沈斐文

(適沈百先)

陳祖恭
(敬夫)
陳祖恭

(適喻公魯)

陳祖思
(贊夫)
陳祖思

(適金扶東)

陳祖華
(跣夫)
陳祖華

陳祖靜
(惠夫)
溫淑靜

陳澤祥
馬平達
陳澤裕
陳澤德
鄧肅媛
陳澤溫
(適孟憲章)
(適李樂文)

陳其美
(英士)
姚文英

陳祖平
(衡夫)
陸熙春

陳澤長
(適丁原標)

陳祖貞
(真知)
陳祖貞

(適華興鼎)

陳其采
(謫士)
黃氏
沈氏

陳祖先
(漢夫)
周世瑞

陳澤運
陳澤明

三

陳其美的母親產後多病，不能親自餵乳，僱乳媪奶兒。襁褓期間，體質孱弱。到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不滿三週歲，受母親督教，開始識字；天資聰敏，進步甚速。光緒九年，歲次癸未，未滿六週歲，入家塾，隨吳興名儒忻穀生先生受經、傳。

陳其美八歲的那年初，一個凜冽的冬晨，在縣城北邊的一片草地上，大家都叫它「海島」的地方，有八九個孩子不怕天寒地凍，大家爭逐着，邊跳邊叫的遊戲。

玩膩了，沒有花樣可玩了，於是有一個孩子倡議：「天太冷了，我們玩燒野火好不好？」

「好呀！燒火也可以熱熱身子，不是很好玩嗎？」隨即有別的孩子拍手附議，高聲嚷叫。一呼百應，大夥又喊又叫，跟着有人去找火種。

枯草勁風，只要有星星之火，便可燎原。先是冒出一股青烟，橫掃過猛烈的寒風，那火勢就蔓延開，像條驕躍的火龍，滿地爆出紅光。小孩子高興極了，像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拼命的鼓掌，尖聲的歡呼，連跳帶叫的手舞足蹈，個個都在歡天喜地。

呼呼的風響引導着畢剝的火勢，像一匹無羈的野馬，在枯黃的草原上狂奔起來。當這羣孩子玩得發瘋時，忽然有一個小孩的棉襖被火燒着了，像個小火球。

其餘的小孩子眼看這種情形，心中完全失去了主意，反而朝着四外逃跑。在這危急之際，却有一個小孩子奮勇的向火場中衝去，抱住那個哭啞了嗓子的小火球，撲在地上滾出了火場。衣服上的火滅了，但還冒着烟，棉襖燒了窟窿。灰土合着眼淚，抹成了小花臉，兩個孩子站起身，救人的看着對方的滑稽樣先笑了，那個剛止住哭的孩子也笑了。拍拍身上的灰土，都沒有受傷，笑聲更大了。

那個勇敢不顧一切去救人的孩子，就是陳其美。以後有位畫家王一亭，曾畫了一幅「英士羣戲圖」，便是這個故事。王一亭在畫上題了兩首七言絕句詩，其第一首是：「嬉游野燒已如炎，拊背方知智勇兼；迥異羣兒能了了，養成大器不煩占。」

陳其美八歲，不幸喪母。隔了兩年，才得到繼母楊氏的撫養，像生母一樣的愛護他。

陳其美十歲時，在家鄉另一處草坪上，放學後跟同學孩子們玩，追趕着吃草的馬匹作樂，忽然觸怒了一匹馬；那匹馬轟起耳朵，朝着這羣孩子直奔而來。

「馬來啦！馬驚啦！大家快跑呀！」

那些孩子們一面叫着，一面狂跑。只有他，非常鎮定的向後面急速退了幾十步，眼看馬就要衝到身邊，便驀然的蹲下身子，伏倒地上不動。那匹馬只管平視，忽然失去了目標，便停止前進。當它舉蹄轉身，準備再馳回馬羣中時，勇敢機智的陳其美，縱跳而起，舉起拳頭猛捶馬的後臀。那匹馬驚慌的一溜煙跑掉了，小朋友們不禁拍手叫好，爲他歡呼。

四

陳其美的長兄其業，十七歲補博士弟子，第二年食廩。依照他們父親的原先計劃，讓他的哥哥其業，與弟弟其采從師讀書，其美經商，以繼承其衣鉢。

清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正月，父親因病逝世，家中經濟日緊。陳其美年齡尚不足十四歲，就在那一年，隨着一個杭州人名叫吳小舫的，到崇德縣石門鎮一家當舖名「善長典」裏去作學徒。

典當業是一種古老的行業，用人的辦法極爲古板，升遷遲滯，全看有沒有缺額機會。學徒的名額規定共有十個，如果在十名之外，再添召一名，則第十與第十一名，就要分成兩個半名（合成一名）。若是添收兩名，則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四名，就要變成四個

半名，湊成原來的十名。如再多收，依此類推。

陳其美進入善長典當學徒，恰好是第十二名，也就是第四個半名。這麼一來，晉升的機會更少了。因此當他的弟弟其采，在清光緒二十四年到日本留學之前去看他時，他正是二十二歲。到了光緒二十八年，其采已經學成歸國，再去看他時他已經二十六歲。前後四年，他仍然是一名學徒。

典當是一項很專門的知識與技術，這個圈圈自成一個小社會。用他們特有的術語，以及特有的書法，尤其是對於物品的估計，一眼看下去，就得算出未來的利潤。若是典當的人到時間沒有錢來贖取，這件東西在死當之後拍賣，是不是連本帶息賺得回來？取捨給價在一念之間，小心、紮實，必須加上遠見，成了這一行人的修養。

典當也是終身的行業，因為性質非常專門，故須長時期的磨練。從學徒，到小夥計大夥計，到二老板大老板，外人不易看出他們的等級。那一套特殊的人事法規，加上多少年的歷練，語言的應對，霎時間所下定的決心，眼光看得準確與否？幾十年熬過去，時光便是最公正的評判員，凡精明幹練俱備了處世各種經驗的人，出錢開當舖的東家，自會在大老板推荐之下，選他為退休後的接棒人。

典當業更是一種神秘的行業，階級限制很嚴。也就是說任何人，由學徒到大老板，其間的歷程不能錯過一步。就跟軍隊的嚴密組織一樣，凡是將軍或軍官，都是從二等兵一步步升上來的，絕對沒有三級跳。當舖裏的小學徒初入門，必先由伺候老板的生活起居幹起。學生竟也沒課本或上課堂聽講，完全是靠了日常生活作息，口傳心授來潛移默化，耳薰目染的學習，故經驗就是學問。灑掃、應對、進退都有節序；不能慌張，不能急躁，以最大的耐性與涵養，面對生活中一切變化。即使內心火熱，表現出來的也是一派冷靜與沉思，要謹慎而嚴肅的面對社會羣相。

典當業不僅對人情處世要練達，對於知識範圍尤其要廣泛。凡購急來典當的人，由達官貴冑到販夫走卒，各色各樣的都有。因一時需用的迫切，故得拿出一件物品作抵押，先典借若干現金去濟急。因為身份的不同，所來典當的東西什麼樣的貨色都有。由棉被皮裘，到古董珠寶，字畫文物……只要是身外之物，都可以拿去典當。由當舖的朝奉估價計值，他所憑藉的是無限的見識，多年的經驗，對來人的衣裝相貌談吐的認知，立即提出對拿來物品的「價值觀」；將來的賠賺都在其一念之間，這是多麼高的智慧！

陳其美在這無形的大學校中，受了十三年基礎的歷練，在如此悠長歲月中，他又吸收了